



# 让画眉自由地 唱它自己的歌

汪曾祺 · 散文随笔选粹

汪曾祺——著      梁由之——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让画眉自由地 唱它自己的歌

汪曾祺散文随笔选粹

汪曾祺

著

梁由之

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汪曾祺散文随笔选粹 / 汪曾祺著；  
梁由之编.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218-13450-5

I . ①让… II . ①汪… ②梁…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6076 号

Rang Hua Mei Zi You De Chang Ta Zi Ji De Ge: Wang Zeng Qi San Wen Sui Bi Xuan Cui

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汪曾祺散文随笔选粹

汪曾祺 著 梁由之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责任编辑：向路安

封面设计：广 岛

责任技编：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由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5716809（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dpph.com>

印 刷：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9 字 数：180 千

版 次：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5716849）联系调换。

## 总序 |

去年七月的某个下午，北京领读文化公司瑞锋君南来找到我，几句寒暄后，我们算是认识了。他约我做点策划，我也随口答应了。那天因为忙，我们只是匆匆见个面。不久，瑞锋君再次来访，适逢周末，我们有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交流。他虽是八零后，但其出版理念，多与我不谋而合，且有很多共同的文化界朋友，于是我们谈得很投缘。他想出一套中国现当代名家经典选本，邀我共襄盛举。

也许可以说，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文学都属于现当代文学。要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挑选中意的作家，也许不难，但要选出这些名家最有范儿的文字，而又适合快节奏的当下阅读，却是不容易的。这些名家都经历过二十世纪的洗礼，无论其左其右，无论主客观意愿如何，都曾遭遇过，被洪流裹挟过。他们的文字，也许是多面的；然而人性都是相通的，对真善美的向往都是共同的。紧扣这个主旨，选出的篇章，读来自然温馨而别致。

但凡选本，选家尤其重要。恕我直说，当下的书市，良莠不齐，堪称杂乱，真正的上品，寥寥无几。不敢说，这个选本就是最好的，但我们追求的肯定是至善至美。我们邀约的编选者大都是名家，在学界或读书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其中不少还是学界的大佬，或写过这些作家的传记，或以研究这些名家为志趣，或是大名鼎鼎的编辑家。可以说，他们都是圈内或读书界影响不凡的选家。结集的文字，既能悦人耳目，又能耐人寻思，情趣盎然。

“星辰”这名是瑞锋君起的，我觉得好。这些名家的作品，如同星辰一样可照亮每个人的精神夜空；也寓意我们的前景美好，所谓“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当然还有“寥落星辰”之说，难免如黎明前，虽有淡淡的雾霭，时而晦暗，但光芒万丈的日出还会遥远吗？

书中没有颜与玉，但书能慰抚我们受伤的心灵；哪怕深陷茫茫黑夜，只要一豆之光，也能滋润着温暖和希望。

向继东

二〇一九年三月于羊城一隅

## 编者前言

丨

梁由之

汪曾祺有个执念：打破小说、散文的界限。他的小说有一大特点：散，而且是有意为之。六十岁后，机缘巧合，老头儿蕴积多年的写作热情和能量集中迸发，用十余年时间，写出了平生泰半作品。其中，散文和随笔的篇幅遥遥领先，超过了他赖以成名并享有盛誉的短篇小说。

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汪曾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时年二十九岁，并借此跻身“民国作家”之列。四十年后，一九八九年三月，年且古稀，《蒲桥集》才悄然面世——这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姗姗来迟，成色十足。

汪老对《蒲桥集》非常在意。悉心编选之余，还应出版社要求，隐名写了一段关于其散文内容、风格、特点的评介，印在封面：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短短百余字，文采飞扬，情见乎辞，夫子自道，十分到位。

关于本书，也说几句。

“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是汪氏自己的话，曾单独印在《汪曾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扉页上。用作书名，不亦宜乎。

选文仅三十八篇。汪老以上概括的各个类别，大抵包揽无余。约略可分为四个板块，一望可知，无待烦言。编选时注意了两种情形：一是韵味深长必不可少的名篇，如《昆明的雨》；二是流布不广甚少入集却值得重视的冷文，如《纪姚安的议论》。

戔戔小册，细细把玩，汪氏风味，可见一斑。

感谢老友向继东兄。没有他的说服和敦促，就不会有这本书。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夏历戊戌芒种，

记于深圳天海楼

自报家门	< 001
多年父子成兄弟	< 014
随遇而安	< 019
自得其乐	< 029
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	< 037
小说的散文化	< 048
谈读杂书	< 053
读廉价书	< 055
湘行二记	< 063
隆中游记	< 072
滇游新记	< 075
皖南一到	< 087

初访福建	< 095
四川杂忆	< 105
斑鸠	< 119
鳊鱼	< 123
豆腐	< 126
手把肉	< 134
葡萄月令	< 139
淡淡秋光	< 146
故乡的野菜	< 152
昆明的果品	< 158
泡茶馆	< 164
跑警报	< 173
昆明的雨	< 182

玉渊潭的传说	< 187
国子监	< 191
林肯的鼻子	< 200
贾似道之死	< 204
杨慎在保山	< 211
徐文长的婚事	< 215
纪姚安的议论	< 222
西南联大中文系	< 230
闻一多先生上课	< 235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 238
沈从文和他的《边城》	< 247
老舍先生	< 266
裘盛戎二三事	< 272

## 自报家门

京剧的角色出台，大都有一段相当长的独白。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历史，最近遇到什么事，他将要干什么，叫做“自报家门”。过去西方戏剧很少用这种办法。西方戏剧的第一幕往往是介绍人物，通过别人之口互相介绍出剧中人。这实在很费事。中国的“自报家门”省事得多。我采取这种办法，也是为了图省事，省得麻烦别人。

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我的小说。她从波士顿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已订好了飞机票，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把机票退了，好跟我见一面。她谈了对我的小说的印象，谈得很聪明。有一点是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她说我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是这样。《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我想了想，真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

城市——高邮。在运河的旁边。

运河西边，是高邮湖。城的地势低，据说运河的河底和城墙垛子一般高。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因此，常常闹水灾。县境内有很多河道。出城到乡镇，大都是坐船。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习俗，都很旧。整所住宅，只有一处叫做“花厅”的三大间是明亮的。因为朝南的一溜大窗户是安玻璃的。其余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纸。一直到我读高中时，晚上有的屋里点的还是豆油灯。这在全城（除了乡下）大概找不出几家。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据说要八股文写得特别好，才能被选为“拔贡”。他有相当多的田产，大概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却很俭省。他爱喝一点酒，酒菜不过是一个咸鸭蛋，而且一个咸鸭蛋能喝两顿酒。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他同时又是一个免费为人医治眼疾的眼科医生。我们家看眼科是祖传的。在孙辈里他比较喜欢我。他让我闻

他的鼻烟。有一回我不停地打嗝，他忽然把我叫到跟前，问我他吩咐我做的事做好了没有。我想了半天，他吩咐过我做什么事呀？我使劲地想。他哈哈大笑：“嗝不打了吧！”他说这是治打嗝的最好的办法。他教过我读《论语》，还教我写过初步的八股文，说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那年我才十三岁）。他赏给我一块紫色的端砚，好几本很名贵的原拓本字帖。一个封建家庭的祖父对于孙子的偏爱，也仅能表现到这个程度。

我的生母姓杨。杨家是本县的大族。在我三岁时，她就死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个人住在一间偏屋里，和家人隔离了。她不让人把我抱去见她。因此我对她全无印象。我只能从她的遗像（据说画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另外我从父亲的画室里翻出一摞她生前写的大楷，字写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亲是读过书的。她嫁给我父亲后还能每天写一张大字，可见她还过着一种闺秀式的生活，不为柴米操心。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间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他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都贴了一个红签：“敬求法绘，赐呼××。”我的继母有时提醒：“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对着宣纸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划几道，

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他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因为他是阴历九月生的，在中国，习惯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对菊花特别有感情。后来就放笔作写意花卉了。他的画，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处在一个小县城里，未能浪游万里，多睹大家真迹。又未曾学诗，题识多用成句，只成“一方之士”，声名传得不远。很可惜！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几乎所有的中国乐器我们家都有过。包括唢呐、海笛。他吹过的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细。我母亲的冥衣（中国人相信人死了，在另一个世界——阴间还要生活，故用纸糊制了生活用物烧了，使死者可以“冥中收用”，统称冥器。）是他亲手糊的。他选购了各种研花的色纸，糊了很多套，四季衣裳，单夹皮棉，应有尽有。“裘皮”剪得极细，和真的一样，还能分出羊皮、狐皮。他会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个蜈蚣——这是风筝最难的一种，带着儿女到麦田里去放。蜈蚣在天上矫矢摆动，跟活的一样。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他放蜈蚣用的是胡琴的“老弦”。用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他养过鸟，养过蟋蟀。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小片，再用胶水一片一片斗拢粘固，做成小船、小亭子、八面玲珑绣球，在里面养金铃子——一种金色的小昆虫，磨翅发声如金铃。我父亲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坐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本县读的。

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原来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这些佛像塑得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箬草的箬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初中原是一个道观，还保留着一个放生鱼池。池上有飞梁（石桥），一座原来供奉吕洞宾的小楼和一座小亭子。亭子四周长满了紫竹（竹竿深紫色）。这种竹子别处少见。学校后面有小河，河边开着野蔷薇。学校挨近东门，出东门是杀人的刑场。我每天沿着城东的护城河上学、回家，

看柳树，看麦田，看河水。

我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教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学问，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我读的高中是江阴的南菁中学。这是一座创立很早的学校，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这个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史。但我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无端感伤情绪易于相合。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带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里写了和尚的生活。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问我当过和尚没有。我没有当过和尚。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

一九三九年，我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到昆明，得了

一场恶性疟疾，住进了医院。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烧超过四十度。护士给我注射了强心针，我问她：“要不要写遗书？”我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晃晃悠悠进了考场。考完了。一点把握没有。天保佑，发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我成不了语言文字学家。我对古文字有兴趣的只是它的美术价值——字形。我一直没有学会国际音标。我不会成为文学史研究者或文学理论专家，我上课很少记笔记，并且时常缺课。我只能从兴趣出发，随心所欲，乱七八糟地看一些书。白天在茶馆里，夜晚在系图书馆。于是，我只能成为一个作家了。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

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沈先生实在不大会讲课。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讲课没有讲义，不成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他教创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学生都不大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是理解的。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常见有的小说写景极美，